



林瑞琪，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碩士。

「教會動力來源」的社會分析

林瑞琪

教會是一個具體存在於世上的團體，與世上所有其他團體一樣，只要一息尚存，就會有各式各樣的活動，以向世人表明其存在的意義及方向。而每一項活動的背後，都由不同的動力因素所促成及推動著。本文嘗試從社會學角度，去分析有形可見的教會種種活動的動力來源、其本質及其內在的相互關係，並探討政治干預對這些教會外觀的影響。

真正的動力來源始自基督

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開宗明義地指出，「教會是有形可見的，但也是精神的。」（《教會憲章》第八節）教會精神的一面，固然難以爲俗世政權所

理解；即使對教會有形可見的一面，俗世政權（特別是無神論的政權）往往也認識不深。世俗眼光中的「教會」，常常囿限於制度性的教會架構方面。這一點，非但不能涵蓋教會作爲基督奧體的信理重心，甚至對教會的可見一面，也有以偏概全之嫌。

從奧蹟及救贖的角度看，教會是基督的奧體，又是奧體的延伸，教會動力的來源，就是這位降生成人並死而復活的基督；教會始自基督，最終亦歸向於基督，這是教會存在的奧秘，（《教會憲章》第七節）。但爲教外人而言，這份奧秘是他們所難以掌握的。有些無信仰者甚至不承認有奧秘這一觀念存在。因此，讓我們暫時放開奧蹟這一點，僅從

宗教作為一種社會現象這一概念出發，純粹就教會的外觀進行分析，以探討教會的動力來源。

構成教會動力的四類因素

教會是上主的創造，但同時是「由人組成的團體」。這個團體內所發生的事，既有個人的事也有整體的事。在這個團體內，一切活動的背後動力，有個人的層面，也有整體的層面，這兩種層面同時構成教會的社會性幅度。

另一方面，教會活動的本質，有超性的一面，也有俗世的一面，正如社會學家涂爾幹（Emile Durkheim）在其《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》一書中所提出，任何宗教形成之後，都會有聖化及俗化的分野。這兩項幅度，即個人相對於社會的差異，與俗世相對於超性之間的差異，結合起來，可以得出四個不同的組合，反映了教會在世上四類不同的動力來源。請參攷下圖：

（圖一）

生活幅度

度幅的會社	
整體	個人
法律（3）	心理／歷史 習俗（1） 架構
宣訊（4）	覺悟（2） 禮儀

首先筆者得在這裡聲明，本文所談俗世與聖化的問題，只是說明該等事件作為社會現象所表現本質上差別而已，並無高低優劣之分。俗世是生活的一部份，聖化也是生活的一部份，教會的存在，正好同時依靠這俗世及聖化的兩個相反的趨向相輔相成。事實上，每一個宗教都有其俗世的幅度。這項幅度令她與世界相同；而宗教的聖化幅度，則界分

了宗教與世界的分別。這一同一異之間，使宗教在世界上得以廣揚，又同時不失內在特色。教會的俗世與聖化因素並存，正是教會存在於世界的重要條件。

信仰既是個人又是團體的事。信仰抉擇是個人的事（或由他人代行的個人抉擇，如嬰兒領洗即是），但宗教作為尋求「人類」生命意義的事業，基於人類本質上的相類，宗教無可避免地有其集體的幅度。而這個人的不斷抉擇，正是構成宗教集體的主要來源；而宗教上的集體，又反過來確立了個人的信仰感召，是人類內心深處的共通渴求。個人與集體，在宗教內互為因果。

四類動力來源在教會內並存

承接上圖，第一類別的動力來源，即個人的俗世因素，主要表現於教會在心理及歷史（即家庭及民族）的兩方面的影響。宗教家庭隨著生育而增加教會信眾，是一項歷史的因素（雖然這一行為可能

普及整個社會，但選擇時卻是極度個人化的事）；誠然，領洗是一個充份而具體的信仰行為，但嬰兒領洗在信仰層次之外，更有一份文化及語言的層次。（請參閱筆者所著《抉擇、溝通、回應：談嬰兒領洗》香港「公教報」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二、十九日）。個人化的俗世表現，也包括為了抒緩心理壓力而加入教會，這方面的因素特別容易見於同輩團體（peer group）的作用。教會除了是信仰團體外，也維繫了很多社交功能。堂區的善會及小團體，可以作為這方面的例子。

第二類別，是個人的聖化行為，即個人內在的覺悟。在這裡，筆者必須清楚界分個人覺悟與聖神的啓迪。在信仰角度看，聖神的啓迪存在於圖上每一個不同的類別中，（為非信仰者而言則根本不相信聖神的功用），但筆者所指的覺悟，是個人內在感受到召喚，從內在推動一己的信仰行為。這份覺悟不能言傳，必須依靠個人的修行，不過，這項覺悟卻著實是有形可見的外在活動。神學家的個人的

心得，正是覺悟的最佳表徵。

第三類別的動力是宗教的集體俗世作用，表現於教會的外在體制及法律，包括其權力制度、遷昇的秩序、責任的劃分及法規的制訂和執行等等。由於教會是一個社會現象，（從這社會學角度看），因此無可避免會牽涉到權力的問題。由權力衍生出來的種種體制及法律細節，也順理成章地成為教會的一部份。這一部份不應代表整個教會全部在世上表現，但也不容否定其為構成教會動力的不可或缺一部。

第四類是集體的聖化作用，這特別表現於禮儀及宣信上。禮儀是一種服務，這是只有在團體內進行，才產生意義，即使是一個人孤獨地舉行禮儀，他仍是在整體教會的意義內進行，是個人在信仰中為整個團體作出的事奉。「崇拜」不但是教會發展的結果，更同時是教會成長的因素，教會信眾因著禮儀而凝聚在一起，亦因著禮儀而開拓出教會生活內容的新境界。另一方面，「宣講」亦同樣有這種因

果兼備的特性。儘管宣道可能出於一己的感召，但從最起初開始，宣講就成了教會整體的事務，是教會全體所共負責任的活動。而「宣信」這件事本身，更驅使了教會整體不斷地更新自己的活動形式及內容，是向外發展的動力來源。

從社會現象看，教會在世上能不斷發展，就是依賴這四類不同的動力來源。教會的發展並非單獨依賴其中某一個類別，而是需要四個類別同時相輔相成的。某些活動可能只出於單獨一項動力因素，但為整體教會的發展而言，卻是四類缺一不可的。

事實上，這四個類別本身不斷地相互影響著。同時，個人的覺悟會深刻地影響著禮儀及宣訊工作（頓悟對他人所產生的震撼），也同時可能引發心理及歷史的衝激；禮儀與法律互相影響著，而個人的俗世活動，又與教會的法律及架構息息相關，（回應上文，筆者在這裡再引用嬰兒領洗這個例子）。

另一方面，筆者所說的動力來源亦只是幅度差異而已。因此，同一項教會活動可能在同時具備一

個或以上的不同幅度，甚或是完全具備這四種因素，既是由於心理或歷史層面上依賴教會的存在，又是個人內心的頓悟；既是由於服從教會的體制和法律，又同時是禮儀的上的需要。

政治干預的焦點在集體及俗世事務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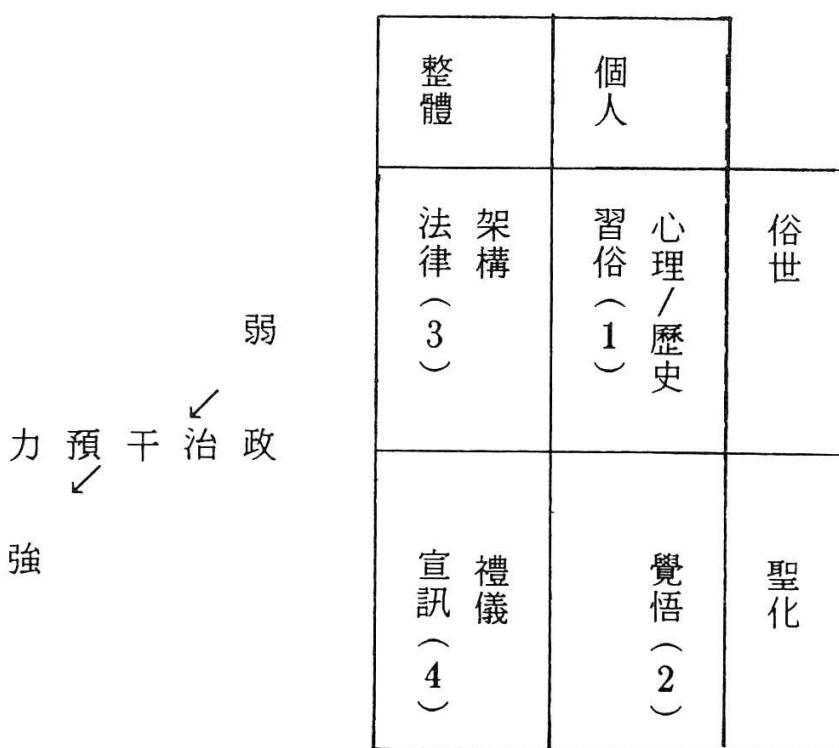
了解過教會動力來源的社會性分析後，我們可以看看政治干預對宗教動力的影響，並從而探討中國天主教會的現況及前景。

由於無神論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在俗世事務上；而政府對社會整體的限制，又遠遠較對個人的限制嚴格得多（當然這只是相對而言，在某些國家的某些時代，政府對個人的限制也是極度嚴峻，終至爆發革命。）因此，教會中越偏向俗世以及越偏向整體的動力因素，所遭遇到的阻力將越強。反之，越偏向聖化及個人的因素，干預越弱。請參攷圖二：

(圖二)

生活幅度

度幅的會社



體制自由最後才獲得釋放

從這個模式我們可以理解到政治勢力下宗教容忍（談不上是宗教自由）的特性。政治的干預力剛好與宗教容忍成反比。引用中國天主教會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遭遇作為例子，教會的架構及法律是最受政治干預的一部份，相對而言，禮儀及宣信所受到的壓力遠較架構及法律為小，這方面與心理及歷史習俗因素一樣，較能為政治勢力所容忍。而個人的覺悟，則更是政治干預力所無法涉足的範疇。（無神論主義者有時更乾脆否定有個人覺悟的存在，羅竹風主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問題》一書，收錄了一篇題為「部分佛教青年的信教原因分析」，所列舉的原因全屬習俗及心理因素，即第一類別，而對個人的覺悟竟隻字不提。其他無神論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所作的研究也大致如此。）

即使經歷五十年代多次政治風潮，以及後來的文化大革命，這一份個人的覺悟始終是政治力量所無法干預的。（述及這方面的宗教性體驗的書籍，多不勝數，近期出版的《春雨》一書就是值得推薦的一部。）

由於這份個人覺悟永存不死，因此一旦政治壓力稍為緩和，個人的宗教體驗即浮現出來。同樣道理，一九七九年中國政府開始放寬對宗教的限制時，最先恢復的是個人對自己宗教身份的宣認，其次是解除禮儀、宣信及習俗與心理因素的束縛，而架構及法律則是最後（對天主教會而言，現時仍是「尚未解除限制」）。

借助上述的模式，我們可以理解到何以中國教會在與普世教會失卻結構上共融後，在教會架構及法律上深受政治干預力的限制之餘，教會整體仍能有可觀的發展。事實上，歷史告訴我們，只要四個

類別的動力來源其中一項能維持下去，教會的存在即有希望。目前中國教會的現況是個人覺悟得到充份的自由，習俗及禮儀受到容忍，而體制受到限制。因此教會仍未能得以充份的發展。

對於中國教會這個現況，我們可以說它是充滿希望的，因為習俗、禮儀及宣信方面（第一及第四類別）經已得到恢復；但同時仍有所盼望，期待體制上（第三類別）的限制得以解除。但回應我們前述每一個類別都是互相影響著的，隨著禮儀及習俗與心理等因素的充份發展，解除體制上的限制成了遲早必須實現的一步。

結論——作爲香港教友的自省

面對一九九七年香港面臨政治轉易這一衝激，大部份宗教人士都會思索如何在未來的政治實現中，爲宗教尋求出路。筆者在這裡想提出的是，在我們苦苦沉思體制上如何承受將來的衝激之餘，作爲教友的，亦請不要忘記培育一份個人内心對信仰的醒

悟。在維繫教會的動力一事上，這份醒悟不但與體制上的更新比較，有彼此不能互相替代的重要地位，且更能有力地在不同的政治境況中延傳下去。

因此，論到香港天主教會的前景，最重要的不是未來的日子我們會面對甚麼壓力，而是目前我們是否在實踐一個完全的基督徒生活。這份有諸內而形諸外的實踐，將使我們的教會在任何政治實況（包括無神論的政治境況）中繼續有活力地發展下去。話得說回來，假如「九七問題」能令到大部份信友一同反省個人內心的宗教意義，則這個政治轉易實在是上主奇妙的恩賜。